

陈再道上将的人民情怀

陈再道上将是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由战士成长为我军优秀将领的。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毛泽东称为“一员战将”,被陈毅元帅盛赞“再道之勇”。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热爱人民,关心人民,关注人民疾苦,甘当人民公仆,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 严国红 据《学习时报》

共建鱼水情

陈再道说过:“和老百姓在一起,就不存在垮台问题。就是坐牢杀头、讨米要饭,老百姓也不会忘记你!”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38年1月,陈再道奉一二九师首长指示,率领东进纵队创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开展斗争的过程中,不论走到哪里,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军队纪律。由于他把搞好军民关系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因而深得冀南人民的拥戴和尊敬。1941年始,由于连续两年干旱少雨,庄稼颗粒无收,加上日伪军的烧杀抢掠,冀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为艰难时期。为了帮助人民群众战胜灾荒,陈再道带头将部队的口粮从每人每天一斤二两小米减为一斤,并每天再省出二两来救济灾民。1942年,陈再道带领部队在馆陶地区遇到一拨逃难群众,望着背井离乡的逃荒灾民,他立即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的米袋子解开,把里面的小米全部给了逃难群众。战士们一见,也纷纷解开了自己的米袋,把大伙凑起来的为数不多的小米送给了灾民,百姓深受感动。正是靠着这种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陈再道带领的部队与冀南人民在艰苦复杂的抗日斗争中结下了极其深厚的革命情谊。

新中国成立后,陈再道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群众的来信来访。为此,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做了四条规定:一是群众来信,信封回;二是群众求助,尽力而为;三是不该办和不能办的,也要讲清道理,说明原因;四是无论如何,不能怠慢老百姓。

1982年,为解决天津人民吃水难的问题,天津市决定将滦河水引入天津。陈再道时任铁道兵司令员,他对这项缓解天津水源不足的重大民生工程十分重视,从确定施工队伍、工程设计与组织指挥,都作了明确要求,强调承担此项施工任务的部队,要发扬铁道兵部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传统,优质、高产、按期完成任务。在正式施工期间,他多次过问施工情况,亲自到施工现场检查指导工作,给部队指战员以极大关心和鼓舞。在天津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铁道兵部队圆满完成了任务,谱写下军民鱼水关系的新篇章。



关爱孩子情

无论是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陈再道始终关心关爱祖国下一代的成长,希望他们成为真正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1943年夏,陈再道带领冀南军区部队在清河县许二庄一带驻扎。一天清晨,该村抗日小学老师带领学生沿村路正在跑操,正巧碰到陈再道带领部队操练归来,当两支队伍还有十多米就要相遇的时候,陈再道命令战士们停下来,然后自己朝路边一闪,站在泥水中,瞬间,战士们也一字排开,全部站进了路旁的泥水中。抗日小学带队老师只好带领学生们用最快速度跑了过去。当战士们从脚脖深的泥水中走出来后,陈再道望着远去的学生队伍深情地说:“我们今天浴血抗日,不就是为了人民群众,为了这些孩子们吗?孩子们是国家的未来,所以,我们应该时时处处关心爱护这些孩子们。”

1987年,陈再道回到家乡湖北省麻城市乘马岗乡新村,看到村里的孩子们在低矮、破旧、昏暗的教室里上课,心里十分难过。他对陪同的当地干部说:“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的大问题,一定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安心学习,培养于祖国、于人民有益的一代新人。”他立刻与村干部一起选定学校新址,扶持新村建了一所宽敞明亮的小学。1988年,乘马岗乡党委、乡政府准备把全乡危房过半的唯一一所中学拆除后新建一座教育大楼,但因老区经济落后,资金问题难以筹措。陈再道得知这一情况后,首先肯定了家乡干部的想法,然后又谈了些个人看法,并亲自与有关部门联系给予扶持。在大楼的修建过程中,他多次来信

询问建设情况,反复叮嘱要保质保量。大楼顺利落成后,他又亲自为该校题写校名。值得一提的是,陈再道在退出领导岗位后,多次参加教育部门、学校、幼儿园组织的活动,与许多小学生长期保持通信,赠送回忆录给他们,并写信教育鼓励他们继承革命传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心怀老区情

陈再道对革命老区,始终怀着一颗忠诚挚爱的赤子之心。无论在职期间还是退出领导岗位后,他无时不挂念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无时不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的疾苦。

“文革”后期,大旱无雨,陈再道带病回到了家乡。当他目睹田地里枯萎的农作物时眉头紧锁,马上与乡里的同志商量,安排群众寻找水源,添置抽水机械,进行抗旱保苗。在他的指导下,农作物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同年秋季,陈再道又亲自写信指出:“要做好防旱排涝工作,必须兴修水利,积水备旱,挖渠排涝,只有把水利用好了,才能旱涝保收。”在他的关怀下,乘马地区先后修建大小水库三十多个,开挖渠道三十余条,计二百余里,基本做到了旱涝保收。

1987年10月,陈再道到湖南湘西革命老区桑植县视察。他提出要到贫困山村看望农民群众。当天大雨滂沱,78岁高龄的陈再道踏上了不通汽车的崎岖山路,顶风冒雨,一步一滑地走到村里。当他来到一户农民的屋里,望着漏雨的屋顶,望着乡亲们那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眉头紧锁,面孔冷峻,一言不发。临走时,他一再向乡亲们作揖告别。从该村回来后,陈再道一连好几天都是默默独坐。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动情地说道:“老区人民为革命胜利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建国快四十年了,他们还这么苦,我们这些老家伙怎么好意思去见马克思?”

1993年元月,陈再道家乡村来人看他,他在病床上像往常一样热情接待家乡来客。他询问家乡生产和建设情况,问农民的吃饭问题解决了没有、经济上有没有困难、孩子们能不能正常上学,等等,言语中对农民充满着关心和厚爱。当听说农民吃饭、穿衣和子女上学都没有困难,只是各种名目繁多的集资过多,农民经济负担过重时,他陷入了沉思。片刻之后,他沉重地说:“这种做法不对,长期下去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个问题要解决,要向上面反映。”春节前夕,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到医院看他。陈再道当面反映了农民经济负担过重的问题,得到了中央领导的答复。始终不忘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始终不忘肩负着人民的深切期望,这是陈再道传奇人生的真实写照。

黄宾虹视画为身外之物

黄宾虹先生一生胸襟宏阔,对名义利禄处之淡然,但对国家民族、对社会责任,却丝毫不含糊。

在他眼里再名贵的画,都视为身外之物。他在北京时,生活极其简朴,一间斗室小得无法转身,屋顶还时常漏雨。一个学生建议他把画拿出来卖,黄宾虹很平静地说:“我的画比较枯涩,不太好卖。”这个学生很坚持,最后拿了几张画去卖,得了三块大洋。学生把钱交给他时,他说:“这个钱应该给你,你需要这个钱。”学生坚决不要,他就说:“你用它去买几双鞋子,你的鞋子已经破了。你从巷子里头一走进来,我就看到你的鞋子是破的。”学生接受这个钱的时候,两眼含着泪水。

20世纪50年代初,身穿军装的肖峰去见黄宾虹先生,黄老一看他就特别客气,也有点紧张。两人谈了一会儿,临走时,黄老指着挂在铁丝上的画说:“解放军,你可以选一张带走。”肖峰选了一张,结果黄老笑着指另外一张,说那张更好,然后把两张都送给了他。后来肖峰说,黄宾虹最好的画在他那里,因为那天在晾的画作当中,黄老把自己觉得最好的画送给了他。

1944年,80岁的黄宾虹一次去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上课时,被一辆黄包车撞倒,遗失了随身携带的两张古画。旁人深感可惜,他却说这是身外之物,没有关系,但是我的心,是不可夺的。

1955年3月25日,黄宾虹在杭州病逝。他的夫人宋若婴和子女宣布,谨遵黄老的遗嘱,把他的5000多件作品、1000多件古今书画收藏、近900方古印、近2000种碑帖藏书,还有近500件铜、瓷、玉等各类文物和一木箱文稿,全部捐给了国家。

□ 沈治鹏 据《人民政协报》

严复创作《巩金瓯》

1911年,清政府效仿西方国家,宣称“立宪”,决定以法律条文颁布国歌。6月20日,摄政王载沣批准礼部衙门拟订的国乐办法,同意由典礼院会同礼部各衙门“参酌古今乐制,详慎审订,编制专章”。不久,由时任海军部参谋官严复填词,通晓辞章音律的禁卫军军官、皇室成员溥侗编谱的《巩金瓯》被创作出来了。

10月4日,宣统皇帝发布诏令:“兹据典礼院会同各衙门将编制专章缮单呈览,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着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这样,以清朝皇室音乐、康熙和乾隆帝登基时演奏的乐曲为基调,经改编而成的《巩金瓯》,被清政府颁布为国歌,同时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法定国歌。

《巩金瓯》的词作者严复创作此“国乐”时,可谓苦心孤诣。歌名中的“金瓯”,原意是金铸盆盂,这里意指国土,比喻疆土辽阔完整;“巩”意为巩固。“巩金瓯”表达了巩固清朝江山社稷的美好愿景。《巩金瓯》歌词是:“巩金瓯,承天帙,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其大意是:国土如金瓯巩固,幸承上苍覆庇,物阜民丰,众生欢欣,喜见百姓躬逢太平盛世。人民和谐幸福,帝国多承护佑,青天望之弥高,大海翻腾不息。严复站在维护朝廷统治的立场,极写了清朝疆域辽阔,地大物博,生逢其间,人生大幸。

然而,《巩金瓯》显然生不逢时,还没来得及让臣子学习、百姓传唱,“金瓯”便已破碎。《巩金瓯》颁布仅仅6天之后,武昌起义爆发,刚一诞生便寿终正寝,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世挽歌。

□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